

《七劍下天山》後傳

天山劍寒錄



# 天山劍寒錄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〔香港〕梁羽生先生名著《七剑下天山》后传

# 天山剑寒录

独孤剑著

下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九月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天山剑寒录

独孤剑 著

责任编辑：玉石

\*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 
长沙市环保印刷厂印刷  
新华书店经销

\*

787/1092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490 千字  
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印数 1—40240 册

ISBN7—80538—388—X/I·165

(全套三册) 定价：12.80 元



桂仲明

昌友進



飞红巾

桂永莲

白蓮圣母

抽臂神反



石四娘

# 目 录

风萧萧兮 .....	( 1 )
苗 家 坟 .....	(21)
假凤劫虚凰 .....	(40)
姐妹情深 .....	(58)
荡 妇 .....	(73)
宫内侄殒命 .....	(89)
奔 丧.....	(105)
苗 奸.....	(125)
北上囚车.....	(142)
金 波 池.....	(163)
皇宫喋血.....	(179)
刑场风雷.....	(195)

## 风萧萧兮

博望坡石碑前，四川提督穆克合阿躺在血泊中，无神的双眼，认出了跪在他身边的儿子，苍白的嘴唇颤动着，断断续续吐出一句遗言：

“敏儿……千万……不要……当官……”

声音很微弱，“官”字吐出后咽了气。

穆克敏连声悲呼：“爹爹！”伏在老父的遗体上嚎啕痛哭。

站在一旁的灵芝和白莲教众人，有的流泪，有的叹息，有的咒骂。灵芝含泪相劝：

“穆克，人死不能复生……”

她不知该说什么好，父母也是这么惨死的，那时她才一岁，在爷爷和奶奶的怀中逃亡，不共戴天的仇人正是长眉判官这伙皇宫侍卫，今天仇人相见，正欲置长眉判官于死地，却被独眼龙阿旺的青龙杖缠住，又让他像狐狸似地溜走了，只好让他多活几天。这杨芳据说是个苗奸，他为什么要背杀罪官的恶名，对穆克合阿下如此毒手？

穆克敏哭了多时，马蹄声响，大师姑王聪儿在数十骑白衣少女的护卫下，来到了博望坡。她跳下马，挽住迎上来的灵芝，向石碑走去。穆克敏膝行至她的面前，大声悲嚎，什么话也说



不出来。

王聪儿双手合十，瞟一眼血泊中的穆克合阿，也许她想起了桂永莲，脸冷冷地，既无悲伤也不惋惜地道：

“穆公子，天道循环，善恶有报，令尊混迹官场，他不杀人必被人杀，福康安不会饶过他，既已升天，悲伤何用。”

穆克敏迷惘地道：“大师姑，是福康安授意置家父于死地？”

王聪儿仍冷冷地道：“顺者昌，逆者亡，乃福康安治人之道，令尊虽是提督，却有一个天山剑派的妻子和儿子，肘腋之患，焉能不除。”

穆克敏的心豁然开朗，陡地站起，拭干眼泪，向王聪儿一揖：

“多谢大师姑指教。”

于是，他请求大师姑派人于附近购一口棺材，将老父埋在博望坡的密林中，风声过后再迁回四川。

当天黄昏，他们回到大师姑住处仙人山，王聪儿住的白莲帐叫宝通禅寺。

当晚，灵芝仍与大师姑同榻。她忧悒寡欢，想到此行救人未遂，反而丢了穆克合阿的性命，回到成都，怎好见桂永莲姑姑，姑姑对穆克合阿虽是恨多于爱，但毕竟爱过了一场，再说两人还有了儿子啊！听到噩耗，心中不知什么滋味？此次她要自己陪同穆克敏千里援救，自己来送金狮去苗疆，对穆克合阿之情可见一斑，金狮只怕是白送了……

大师姑迟迟未去，似乎无意救他，为什么？

王聪儿临睡前照例舞剑，她的佩剑名太阿，也是战国时名剑，与干将、莫邪齐名，宝剑的来历也奇特，她从天山来到襄

阳，相中了天人山，山上有七八座寺庙，有和尚也有尼姑，她住在宝华庵，月夜舞剑，发觉庵后有剑气冲起，黑夜更为明显。于是，命徒众挖掘，挖到两丈深处得一黑木漆匣，十数层油布裹着一把鱼皮鞘玉把宝剑，剑刃寒光夺目，冷气逼人，埋在地下不知多少年，仍可削铁如泥，锋利无比。

剑把上有“太阿”两个篆字。

大师姑舞罢剑，笑道：“灵芝，舞一趟白莲剑给大师姑看看如何？”

灵芝撒娇道：“我困了，明天还要赶路。”

“回梵净山？”

“挂念爷爷，真怕皇宫侍卫们再去骚扰。”

“穆克敏也去？”

灵芝摇头：“他正伤心，恐怕要回成都。大师姑，我有个疑问……”

王聪儿坐在床沿：“说吧。”

“大师姑好像无意救穆克合阿？”

“傻女，为什么要救他？”

“他是穆克的老父啊！”

王聪儿脸色凝重，意味深长地说道：“不要忘了他是四川提督，你知道提督的官多大吗？武官中的一品，统率全省绿营，独挡一面。早年，穆克家族和皇室爱新觉罗家族姻亲往来，关系密切，押解至京，未必获罪。穆克合阿与和淋、福康安均不和，不愿趋炎附势，却竭力用战功来博取朝廷的欢心，湘西黄瓜寨之役，他下令杀死数千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，血流成河啊！这样的刽子手，万死不足以解恨。”

灵芝不解道：“福康安为什么上本参他？”

“狗咬狗嘛，朝廷严旨于年底前平定苗乱，福康安在鸟巢河一役，被义军打得焦头烂额，无法向皇上交代，穆克合阿便成了替罪羊。”

灵芝恍悟道：“大师姑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恩怨分明，难怪百姓拥戴。穆克合阿是清廷的忠实走狗，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，如对桂永莲姑姑……”

王聪儿笑道：“痴情女子负心汉，据说你永莲姑姑还专程去苗疆救他？”

灵芝陷入了深思，大师姑深谋远虑，白莲教军起事在即，驰骋川楚，少一个穆克合阿这样的刽子手，至少可免许多人流血。经过襄阳这次事件，希望穆克敏不要再走他老子的老路，与福康安、和琳之流，乃至朝廷决裂，成为真正的天山剑派传人，为父报仇。

穆克敏的影子从脑际闪过，新都月夜，天水道上，天山追踪……不知怎的，他的音容笑貌，总是在心际萦回。

这一夜，她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

第二天，灵芝、穆克敏拜别王聪儿，取道宜昌，他们原拟在宜昌分手，穆克敏走巫山回川，灵芝走常德赴苗疆。穆克敏临时变卦，决定随灵芝去苗疆，灵芝大惑不解。

“穆克，两位姑姑倚门盼望……”

穆克敏断然地：“我要去苗疆杀福康安，替老父报仇后，再回成都拜见母亲。”

“他带兵数十万，你能杀掉他？”

“求飞刀女侠助一臂之力。”

灵芝不便拒绝，天山去来，至今年余，相伴惯了，一旦分手，不免有几分惆怅，几分难舍。

灵芝的心底是喜欢穆克的，自那次诱捕她以后，一颗爱心表露无遗，处处像自己妹妹一样关心她，爱护她，不让她受半点伤害，大战狼群之夜，舍身忘死地保护她。他那么爱她，又是那么尊重她，相伴年余，他对她从无挑逗的言语，更没丝毫的非礼举动。看来穆克与他父亲大有差别，穆克身上流动着天山七剑后代的血。

他的老父死于官场倾轧，本不足惜，但他毕竟是为人之子，岂能无动于衷。为父报仇，天经地义，人同此心，他急于要去报父仇，也是情理中事，她同意跟他去苗疆。

这时，四川提督穆克合阿死于博望坡的消息，传到了福康安的达风寨大营，很快又传到了京城，朝野舆论大哗。

福康安无动于衷，照旧歌舞宴乐，死一个穆克合阿，无损于大清江山。

他命胡时显草拟奏折：“穆克合阿于押解途中畏罪自杀……”

其实，福康安原意，并未打算置穆克合阿于死地，最多参革。

那天，他在黄绸军帐宴请总兵以上官员，以辰沉道台送来的十篓螃蟹，与下属共同品尝。额勒登保、和琳、花连布、穆克合阿、胡时显、刘君辅均在座。酒至半酣，福康安突然问穆克合阿：

“穆军门，鸟巢河之战为何迟迟不进！”

穆克合阿早听说福帅把鸟巢河之败归咎于他，十分生气，借着三分酒意道：

“大帅，末将所部被数倍于我的苗匪伏击，进退无路，自顾不暇……”

福康安是个傲慢自大之人，哪里容得属下顶撞，喝道：“住口！万岁严旨务于年前平定苗乱，你竟敢找借口贻误军机，还敢狡辩！”

穆克合阿顶撞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”

福康安冷笑道：“勾结钦犯，杀死数十皇宫侍卫，穆军门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大帅欲重演风波亭故事？”

“大胆！你敢自比岳少保，诋毁皇上”

“‘莫须有’三字杀了多少功臣！”

“你是功臣么？奸污罪臣之女，纵容私生子勾结钦犯……”

“哈哈，谁是私生子，大帅心里最明白！”

俗话说：烂疮最怕被人揭。这句话点到了福康安的痛处，面现猪肝色，气得胡须抖动，连声：“反了，你竟敢如此顶撞本帅。来人啦！拿下这贻误军机的乱臣贼子！”

亲兵戈什一拥而上，反剪了穆克合阿的双手，他破口大骂，尽管额勒登保、和琳出面讲情，但盛怒的福康安咆哮着退入后帐了。

螃蟹宴不欢而散。

穆克合阿成了囚犯，关押在达风寨大营，他也是个刚烈的人，仗着历代是有功之臣，在囚室中大骂福康安是靠额娘的色相迷惑皇上，才有了他这个尽人皆知的假皇子……

福康安气得吐血，决意除掉这匹踢翻天炮馐子的马，原先的奏折不过是参革，又连夜命胡时显草拟除贻误军机，勾结钦犯之外，加上一条辱骂圣躬，诋毁朝廷的大罪，并以六百里加急文书飞报京城。

过了几日，第一道奏折生了效，六百里加急廷寄谕旨到了大本营，除重申务于年前平定苗乱外，对穆克合阿的处分是“革去顶戴，速解来京候参。”

福康安命六品守备杨芳为押解官。

额勒登保留在苗疆督战，查找镇国宝刀。他向福康安建议，去京城路上，剑仙侠客，白莲教匪甚众，难保穆克合阿的儿子不纠集同党拦截，便增派长眉判官崔宁、番僧阿旺同行、以保无虞。

福康安点头同意，临行前，唤杨芳至他的寝帐嘱咐：

“杨芳，不必把罪臣送到京城了。”

杨芳惊愕：“大帅，这……”

福康安用一个劈斩的手势：“你知道该怎么办？”

杨芳恍然，曲膝打千：“小人明白，请大帅放心。”

杨芳原是松桃的一个无赖，因长得燕颔虎须，有几分蛮力，算命相面的均说他是张翼德传世，贵可封侯，因此，他投效军营。他读过几年书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在松桃当了书办。苗疆起事，他混入义军，多次向官军告密，福康安收复松桃，他里应外合，立了大功。花连布见他相貌不凡，引见福康安，自荐平苗乱方略，与福康安的意见不谋而合，很受赏识，不到半年，几乎是白丁的他，窃居六品武官了。

他熟悉苗疆地理，是个凶恶的苗奸。

他原打算过开封后，在黄河渡口了结穆克合阿，谁料在博望坡遭劫，只好请穆提督早赴黄泉路了。

在穆克合阿血溅博望坡石碑的同一天，桂永莲和家将、老管家到达福康安大营。原拟先见和琳，可是他已去凤凰前线，只好先由家将引见亲信幕僚胡时显，送上二十个金镲子作见

面礼。

胡时显以知府衔作幕僚多年，为福康安出谋划策，言听计从，但供奉并不丰厚。见是自称穆夫人的女子求见，便请进他的幕帐。桂永莲不亢不卑地行了旗人的万福礼，开门见山道：

“胡大人，不知拙夫何事获罪于福大帅，被逮解进京？”

胡时显手捻八字胡：“这个，夫人比老朽明白，穆军门脾气暴躁……”

“奏折自然是胡大人的大手笔罗？”

“不敢，老朽只是奉命行事。”

桂永莲冷笑：“好一个奉命行事，胡大人，公正廉明，是做官的箴言，你假公济私，捏词诬陷，会有好下场么？”

“夫人言重了，老朽食人之禄，忠人之事，至于穆军门，他该顶撞大帅，揭其隐私，咎由自取啊！还有治家不严，纵子勾结钦犯，为非作歹……”

“有人证物证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捕风捉影，用笔尖杀人，胡大人，你的良心何在？”

胡时显有些恼怒，这风韵犹存的女人，眉宇间隐隐有一股杀气，丹凤眼射出两道逼人的光，下巴上的朱砂痣跳跃着，决非善良之辈，必须尽快地把这女人打发走，笑道：

“穆夫人能言善辩，名不虚传，至于老朽的良心嘛，天知地知，用不着夫人评判。”

桂永莲以退为进：“正因为胡大人还有良心，罪妇才冒昧相求……”

“夫人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陪罪妇见福大帅，改写奏章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桂永莲示意家将取出二十个金镲子，置于几上，道：“拙夫如获免罪，另有重谢。”

胡时显的眼睛亮了，这朱砂痣女人真富豪，口气顿时软了，官场如战场，何必硬做死对头，“好吧，夫人见了大帅，宜好言相求。”

“不劳胡大人操心。”

于是，胡时显陪同桂永莲和捧宝匣的家将进了福康安的黄绸军帐。

近几天，福康安正在筹划东线战事，吴八月虽死，可是，仍有数万义军由军师刘义顺、女苗王吴乜妹统帅，围困凤凰，湖广总督福宁提督刘君辅派人求援，他已调两广精锐三万速援凤凰，内外夹攻，促使鸟巢河、乾州的悍酋石三保、石柳邓往救，他的大军再挥师掩杀，将苗匪主力歼于乾州、凤凰之间。所以，他不急于出战，每日歌舞宴乐。

胡时显陪桂永莲走进后帐，福康安正在和红玉品茶调笑，轻声哼唱京剧。

“大帅，穆夫人求见！”

福康安靠在行军软椅上一动不动，“哪个穆夫人？”

“穆军门的夫人。”

福康安这才转过头，见桂永莲乃汉家装束，素花衣裙，很有几分姿色，下巴上的红痣分外俏丽，心中一动，似乎在哪儿见过，忙坐正身子，问胡时显：

“她是罪臣之妇，见本部堂有何事？”

桂永莲抢前几步，手托宝匣：“罪妇给大帅献宝来了。”

福康安站起：“什么宝？”



桂永莲打开宝匣，红丝绒中躺着两只衔宝珠的金狮子，他的眼睛亮了，吩咐：

“红玉，给穆夫人沏茶！”

红玉也学会了“喳”，转身入内。

“坐，军营之中，怠慢了穆夫人，海涵。”

福康安亲手拉过一张行军软椅。

桂永莲没有坐，将金狮置于茶几上，让福康安观赏。他本是个贪婪之辈，这对金狮价值连城，单是嘴里衔的两颗鸽蛋大的祖母绿，就极为难得。他赏玩了一阵，笑道：

“穆夫人坐呀，时显也坐下，军营之中，难得有女客，本部堂要好好款待。”

桂永莲和胡时显落座，红玉献茶。

桂永莲无心品茶，直截了当：“大帅，罪妇的来意已向胡大人陈述了……”

“时显，怎么回事？”

胡时显见福康安对金狮动了心，忙说：“夫人是为穆军门获罪的事……”

福康安挥手道：“知道了，其实本部堂对穆军门并无芥蒂，他贻误军机，勾结钦犯，诋毁皇上……”

“大帅可有人证物证？”

“这个嘛，令郎可曾去过天山？”

“犬子外出游历，有什么错？”

“令郎可是与飞刀女侠同行？”

“男女相恋，自古有之……”

“夫人可知飞刀女侠是谁？”

“罪妇孤陋寡闻。”